



## 温馨时刻

# 等你回来

□李良旭

才放了下来,稚气地回答道,爸爸,我等你回来!

一位建筑工人朋友对我说,他每天走出家门,已是七十多岁的奶奶,总是迈着细小的碎步走了过来,她将安全帽递到我手里,微眯着两眼望着我,说道,孙子,等你回来!我俯下身子,对着奶奶耳边说道,放心,我会回来的!就这轻轻一句,奶奶沧桑的脸上有了笑容,像一朵盛开的菊花。奶奶用瘪瘪的嘴说道,喂,我们等你回来!

……

一句轻轻的“等你回来!”就让人心里溢满着一缕柔软。那是亲人的嘱托、那是亲人的期待、那是亲人的呼唤。你回来了,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啊!我们等你回来,妻子的关节炎又犯了,你回来,再为妻子打来一盆热水泡泡脚;你回来,再为父母漏雨的房屋补一补;你回来了,还要教女儿画一幅秀丽的山水画;你回来了,再为奶奶捶

捶背……这个家,哪一件事都离不了你,只有你回来了,这个家,才有了明媚、有了温暖、有了气息。等你回来,哪怕饭冷了再热,哪怕水凉了再烧,哪怕望了又望,我们也会留一束灯光给你。只是因为,你是这个家的天,你是这个家的地,你是我的亲人啊!那奔流的血液里,永远有你、有我、有他。等、等,等你回来!



## 平凡日子

# 将时光雕刻成花瓣

□申宝珠

多久没有静静听一首曲子了,有时音乐也响着,但多半是它唱它的,我忙自己的事,从不入心。直到邂逅古筝曲《高山流水》。常随着这慰藉心灵的乐曲回想幽幽心事:我是平凡的,我又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个体,之于我的朋友、我的同事、我的亲人,我很重要。我眷恋这个世界,期望从容面对一段段相遇,留下擦肩而过的感动。

同事的发卡一不小心掉在地上,发卡上的钻掉了三四颗。她有些愠色,因为钻粒滚到草丛里,无法寻到。如果找到可以用502胶水粘到发卡上,她说。失去的已然失去,何不珍惜拥有呢?想想看,你虽然失去三四颗,还有许多粒完好无损的在你宝贝发卡呢!我劝她。

她莞尔一笑。我亦甚感欣慰,为同事的释怀、为我们的友情。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、琐碎的小烦恼时有发生。在我们倒运时要学会调侃自己的厄运,不妨多想想自己现在拥有的财富,那么才可用一颗淡定的心将时光雕刻成美丽的花瓣!

我们家在装修房子,单位安排外出学习,只好由他一手操持。我从另一座小城回来,给他发短信:下午14时,我到。下了出租车,直抵我们的新居。推开门,他正在扫除工师傅装修扔在地上的垃圾,没留意蹑手蹑脚走进的我。他发微卷,有点像未煮的干吃面。平日开玩笑我总说:嗨,把你那条梳理好。那发此刻布满灰尘,已成名副其实的灰色。鬓角还有几根稻草一样的东西附着,有点搞笑。他竭力清除地板的杂物,浑然不知我已经注视良久。

哎,我喊。你回来了,他一脸惊喜。请夫人验收工程进展,他牵着我的手里里外外巡回。你辛苦了。我又一次说。他憨憨抹了把脸,脸上白一道黑一道,猫抓一般。没啥,你饿吗?几日以来,好像没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,如果问也是

人家礼貌的客套。等一会,我去饭馆买你想吃的菜。他说。

你喜欢吃什么?他明知故问。多少年了,他吃饭前总这么说。你年纪果真大了,记性不好,我说。是的,每每他这么问,我总这么答。一遍、两遍、三遍……却喜欢被他这么问。他的脸可真滑稽,我恶狠狠地注视。我要将这幅画面定格在脑海,以后他把我物整得一片狼藉时,我原谅他——不和他吵架。老实说,我有心做贤惠的妻子,但面临婚姻的实质,实在不够!

有了女儿以后,我们的生活愈是忙碌。手忙脚乱养到九个月,我开始上班。他将女儿送回婆婆家,那许多没女儿的夜晚,我睁大眼睛到天亮。与爱人相约:女儿和保姆、婆婆呆在一起不哭闹之日,我才可看望女儿。女儿十个月了,他说,你可以回来了。720多个小时,30多天没见我的宝贝。我按捺内心的狂喜在槐花树下等女儿和保姆。她们来了,保姆将女儿放在地上。女儿刚学会走路,我以为她不识得我——毕竟只有十个月大。女儿摇摇摆摆走来,好几次要跌倒的样子,可没有倒。她伸开胖乎乎的小手,扑入我的怀里。女儿还不会讲话,就那么用黑漆漆的眼睛瞅着我。一边玩弄我颈前的长发,一边拂去我脸颊的泪珠。宝贝,想死妈妈了,我自语。

我本是一名有着素心的女子,与友情、爱情、亲情一次次重逢。午夜梦回。人性的温暖由我的笔尖在我的日记本散步的声音,像一曲《高山流水》的音乐潺潺回荡我的幻境,在泛黄的旧时光一遍遍美好!心怀感恩珍惜拥有,其实雕刻的何止是时光?也有爱吧,一刀刀下去,刻出韶华光阴中最不能忘记的温馨,芬芳的花香沁入心田!

关于未来,我可以肯定,我的未来一定会更幸福,更灿烂!

## 敬老宝典

# 让母亲远离孤独

□曾国颀

儿子出生后,最高兴的要数母亲,整天抱着他乐个不停,在母亲细心的照料下,儿子也一天天长大。如今,每个周末,我和妻子都会抽出一天时间带母亲出去游玩,母亲也不再拒绝,要么去公园,要么去郊区,遇上长假,我们还会带母亲去更远的地方游玩,就像小时候母亲去哪都带着我一样,让母亲远离孤独,享受天伦之乐。



已是下午,只好在小姨家住了一晚,第二天我们才返回。

回来时,母亲挑着粮食,我则跟在母亲后面慢慢走,母亲不得不走一段又得停下来等我。可我走了不到一半山路,又走不动了,母亲并没有生气,只好让我爬在她背上,再挑上粮食继续走,到达公路边时,母亲已是累得气喘吁吁,大汗淋漓,至今我都能清晰地记得当时母亲背着我艰难行走的情景。从我懂事时,我就想等我长大后,我去哪里也要带上母亲,不让母亲孤独。

一转眼,十几年过去了,我已大学毕业,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后,就把母亲接进了城,然而我却没多少时间陪母亲,整天忙着工作,忙着找女友。结婚后又跟妻子过起了二人世界,有空便跟妻子出门游玩,有时想叫母亲一同出行,母亲却不愿意掺和,说自己老了,不跟我们年轻人玩。我知道母亲怕妨碍我们,宁愿自己孤独。

小,实在听不清里面说些什么。他把声音的通道留出来,是想听隔壁的动静。

隔壁没有丝毫动静。高勤孝走到电话机旁,看了看服务指南,之后把电话拨到隔壁去了。

邱家琪说:“喂——”

这短短的一个字,却让高勤孝看到了邱家琪的样子。她一定是斜倚在床头接电话的。她的声音跟在公司里是多么不同,在公司里,她声音透明,在这里却蒙上了一层薄纱。

高勤孝说:“琪姐,是我,你没事吧?”

“高总你是指什么事?”

“酒啊!没喝醉吧?”

“没,没有,高总你放心。”

高勤孝说:“你家伙,我没想到你能喝!”

类似的话,是谁对她说过?

是父亲!

“见识了吧?”邱家琪说,“要是只有我们两个人,我还可以

父亲喝下好几杯,她也把一杯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,父亲才说:“家琪呀,有时候,我真想这家里有人陪我喝酒。家琪那女子虽然泼辣,可她骨子里追求精致,她跟我不是一路人。我们两个才是一路人。可那年你尝了一下沾过酒的筷子,就难受成那样,我还以为自己没了吧,没想到你个家伙能喝!”说到这里,父亲嘻嘻地笑个不停。

邱家琪那时候就想:事实上,表面上快快乐乐的父亲是多么孤独啊。她觉得几年前的装模作样,很是对不起父亲,在往后的日子里,一有机会,她就偷偷陪父亲喝酒。每次收拾杯盘碗盏的时候,父亲都要交代一句:“莫让你妈晓得了。”那时候,父亲的表情是复杂的,既有瞒住妻子干了“坏事”的愧疚,也有男人尊严受到伤害的暗疾。即便父亲不交代这一句,邱家琪也是知道的,想想吧,母亲心目中的淑女,连过夜壶里撒尿都不许弄出声响,还能喝酒么!

邱家琪陪父亲喝的酒,都是当

地产的土酒,散装货,最贵的,也不过两三块钱一斤,可今天这瓶国窖1573,好几百块!父亲没喝过这样的好酒,邱家琪怎么能喝?再说,没有父亲在旁边,闻不到父亲身上的气息,看不到他那张胖胖的、快乐的脸,邱家琪就觉得自己与酒无缘。

她本来就与酒无缘。酒就是她父亲,别的什么都不是。

但她知道,如果不喝下酒楼经理倒的这杯酒,就是既不给经理面子,也不给高总面子。她脖子一扬,将那杯酒闷了下去。

夜里十点过了他们才回宾馆。高勤孝跟邱家琪住的是隔壁,各自开门进屋的时候,邱家琪说:“高总,你好生休息,你开了一整天车,肯定累坏了。我不会开车,路上又不能帮你。”

高勤孝说好的。

进了屋,洗了澡,高勤孝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电视真是慈祥的东西,不管你走到哪一片陌生之地,里面那些熟悉的脸嘴儿和节目都



□罗伟章

能慰藉旅人的寂寞清苦。何况对高勤孝而言,这里并不陌生,虽然来的次数少,却有朋友在。更何况,在他的隔壁,住着邱家琪!他没把电视看下去,因为他把声音开得很

陪你多喝几杯,有外人在场,我还是淑女一点儿的好,免得丢你的脸哪。”

随后她笑起来,笑得很娇。这样的娇,高勤孝从没在她那里见过,也没在她那里听过。

高勤孝内里一热,“早知道这样,我就不通知他了。我们现在出去喝夜啤酒好吗?”

邱家琪想了想说:“明天一早要上路呢,算了高总。”

“那……好吧。琪姐晚安。”

放了电话,高勤孝躺在床上,关了电视和床头灯,老老实实地睡觉。他的确很累了,刚闭上眼睛,脑子里就是一片退潮的闷响,他摊手摊脚,把自己平放在沙地上,让潮水任随自己的心意把他带走。然而闷响停息,潮水并没把他带走,他也没躺在沙地上,而是躺在川黔交界处一张从没睡过的大床上。这张床不可谓不舒适,但它散发出的每一丝气息,跟他都是排斥的……为什么这么安静呢,安静得让人心慌。